

淮上秋暝

——写给泊岗的书简

□郑心一

“钟鼓将将，淮水汤汤，忧心且伤，淑人君子，怀允不忘”，《诗经》似乎早早地为淮河定下了基调。“秋风淮水白苍茫，中有英雄泪几行”，南宋诗人眼里的淮河总是有些咸涩。我在关注韦应物来滁的行历中，看出这个一向淡逸的诗人，其实是对淮上的秋色有几分钟爱的。比如，他在来滁州赴任途中的淮河边遇到了梁州故人，便欣喜地写下了“何因不回去？淮上有秋山”；在滁州做刺史，事简讼轻，他不由得思念故乡长安，觉得做官很没意思，“坐厌淮南守，秋山红树多”。

泊岗的银杏与淮河的治理有关，七十年前，人们在新神直的淮河新堤上栽下了约200棵银杏，由此种下了泊岗银杏的因缘。

当下，看秋山红叶，当然明光老嘉山是极好的，这里不仅是淮上名山，更是红叶烂漫。不过，人们还是喜欢泊岗银杏天地里的金色世界。

与泊岗结缘，早在十几年前，当时是去那里采访乡村的产业结构调整。泊岗因为地处淮河滩涂，土质肥沃疏松，所产的花生、土豆、

萝卜、大白菜，还有水产品，品质优良，名闻遐迩。时任乡党委书记的詹步卫向我们介绍了这里银杏苗、银杏果和银杏叶的潜在经济价值。那个时候，银杏林带来的旅游效应还没有突显出来，一是整体规模尚不够大，二是智能手机和自媒体没有今天普及发达。

七年前，市文联组织作家去明光采风，到达泊岗正是深秋微雨的下午。雨后的银杏林一片金色闪亮，满地的落叶低调谦逊，却又在不动声色里，给出了一个季节告别时的仪仗与仪式。这也是我第一次用相机记录泊岗的秋天。后来的几年间，又去过几回，泊岗成了人们关注秋天的热词。疫情三年，秋天的泊岗就是淮河两岸人的诗与远方。

前几天，我们一行由滁州出发，至江苏六合的竹镇，再沿着江淮分水岭景观道迤逦于来安的张山、明光老嘉山的腹心，夜宿月牙湾民宿，品尝了老嘉山地道的农家味道，看月生淮上，听鸡叫五更。第二天，经江苏泗洪过淮河大桥进入泊岗，浓重的雾气夹带的水汽，洗亮了泊岗的银杏林。相较于朝阳与落日的最

佳光线，雨后赏叶也是不错的时遇。

几年不见，突然觉得银杏们粗大高壮了许多，只是再高大的树木也要服从季节的安排。叶子还是旧时的颜色，虽然没有阳光，但借着水汽的润泽，散发着灿灿金黄。这里的银杏与初始所见的那种自在随意，已经大有不同，有了规划，有了人为的添加和描画。其实，乡村的魅力在于朴野，在于不经意的收拾，描绘一旦不当，极易成为素服荆钗里的口红。

自媒体的传播和人们休闲审美意识的唤醒，使得泊岗成为越来越多人对秋天的向往，这里已然成为淮上秋天的重镇。每年这里叶子黄时，也正是萝卜和大白菜收获时节，你可以去田头拔萝卜、铲白菜，三五毛一斤的价格，让你体验农民的不易和土地耕作的艰辛。

去泊岗最好还是从柳巷轮渡，轮渡才是对河流最好的致敬。淮河边，芦荻萧萧，苇黄芦白；淮河里，航船往来，川流奔忙，它们正陪着淮河堤岸上的银杏，一起走过秋天。



淮上秋暝 郑心一 摄

忆儿时小满

□王正如

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夏至过后就是小满。所谓小满，即将满未满，尚未完全饱满。熏风和煦，万木葱茏，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黄了麦穗，那是一个五色斑斓的季节，充满着丰收的希望和喜悦。

在儿时的记忆里，小满时节似乎多是与青黄不接相关，因为作为老百姓主食的小麦还没有完全成熟。随着小满节气的到来，奶奶有时一天跑几次俺家小麦田，看看小麦还要多久才能成熟，心里总是怀揣着无限的期待。

青黄不接的时日，贤惠勤劳的奶奶把前一年储存的山芋干、玉米面等全拿出来作为一家人早餐和晚餐的主食，只有中午煮一顿白米饭。奶奶每天晚上用山芋干和玉米面煮的糊糊比较难吃，我总是勉强喝上两口，撅着嘴，坐一边生气。每当这个时候，父亲都会哄我说：“吃吧！你现在有玉米糊吃就不错了，明天早上让奶奶煮白米粥。”父亲有时也讲他挨饿的故事。他说，遇到年景不好，家里也闹过饥荒。印象中，大概就是小满前后，家里几天没有米下锅，奶奶用挖的野菜煮一锅，苦苦的菜汤难以下咽。父亲饿了，跑到野外一块豌豆田里，吃着结荚饱满的生豌豆，也不知道睡了几天，吃了几天，居然活了下来。正是这小满时节的豌豆救了父亲一命。父亲对能吃上玉米糊糊的生活很满足，因为他对饥饿有着深刻的体会，因而对粮食表现出一种异

乎寻常的珍惜和尊重。

只是那时我还小，根本体会不到父亲的难处。看着幼稚的我一脸的不情愿，爷爷疼在心里，笑眯眯地跟我说，晚上他早点去下钩子逮鱼，明天早上就上街把鱼卖了，买鸡蛋糕给我吃。有好吃的，就是儿时最大的幸福。依稀记得，那天我很开心，吃了一大碗山芋干糊糊。

时光荏苒，时代变迁。作为农民的女儿，我早已告别乡野，搬进了城，再也不用种地，但是对乡村清静自然生活的眷恋，以及对儿时小满时节家里缺粮挨饿的记忆，至今都是我心中久久不能忘却的美好回忆，回忆包含着苦涩而又人心的甜蜜。

如今，我有了自己的企业，也养成了步行上下班的习惯。因为儿时对小满的印象，直到多年以后，我依然关注着每年小满时节的景象，静心欣赏路边清新怡人的景致。和煦的艳阳，滚滚的麦浪，青绿的豆角，飘香的油菜……让我在喧嚣的城市里，寻觅到久违的宁静和安详。

小满，与我还有着一份不解之缘。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呱呱坠地降临人世就在一个小满的早晨。时至今日，人到中年，有幸赶上国泰民安的好时代，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也“小满”不断，如意圆满。

小满，一个如常的节气，我对它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怀。

拜谒醉翁亭

□左建军

在庆历革新的政治风暴中，革新阵营中范仲淹、韩琦先后被罢免，欧公不顾凶险，再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被贬滁州。

即使一再被贬，欧公心里始终磊落，“每见前世有名人……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欧公之到扬州、滁州，风景旖旎，丰成岁稔，乐与民同。而位于滁州西南琅琊山麓的醉翁亭，也正是欧阳修知滁州后所建，从此有了《醉翁亭记》，也有了“醉翁”之号，醉翁亭因此闻名天下。

从醉翁亭至刻着“琅琊山”字样的巨大石头前，是条宽阔平整的琅琊古道。路面由切割整齐的坚硬青石镶嵌而成，绵延约2000米。据路旁碑文介绍，这条精致古道修建于明嘉靖年间，距欧公逝世已近五百年。醉翁亭门前镌刻着这样一联：翁去八百年，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翻阅各种资料方知，题写门联者为安徽全椒人薛时雨，因感于“醉翁当宋全盛，治滁不三年，滁之山水遂托于醉翁，而气象始发。”故而有此感怀。

秉持着对先贤的无限敬仰和对后代的殷切期待，薛时雨不仅主持重修了醉翁亭、丰乐园，并亲书“醉翁亭”匾额，撰写亭记和门、亭联，醉翁亭上镌刻：“翁昔醉吟时，想溪山入画，禽鸟亲人，一官迁谪何妨，把酒临风，只范希文素心可证；我来凭眺处，怅琴操无声，梅魂不返，十亩篙菜重辟，打碑剔藓，幸苏子瞻墨迹长存。”上联写欧阳修虽遭贬谪，面对湖山美景，仍具忧民之心，实与抱先忧后乐情怀的范仲淹同德。下联说欧公离世后，《醉翁亭记》碑刻磨损，幸有苏轼墨迹留存。全联格调高古，情韵兼美，隐见作者高怀。从以上对联可以看出，薛时雨对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等古代著名文人雅士十分敬仰。因此，对于他后来对政权腐败的深深失望，怀着深厚的爱国忧民情怀而洁身归隐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千年已逝，亭台如昨，醉乡犹在。偌大的琅琊山中，舒展着这样一条幽幽古道，谢却浮华，远离尘嚣；黯淡的亭子间，俨然伫立着一座丰碑，至高至大，充盈天地。四周群峦迤迤，匍匐而前；流水潺湲，各向东流。

琅琊山因欧阳修的光临而显迷人风采，因丰乐园、醉翁亭的伫立而成绝妙圣地。竹杖芒鞋的苏轼来过，风尘仆仆。洁身归隐的清代诗联家薛时雨来过，情意拳拳。被磨得光滑的青石古道表明，欧阳公逝世后的近千年里，数不清的人众纷至沓来。拜谒者职业、身份虽有不同，所见所悟自呈差异，但有一点却能契合，那便是：只要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便沐浴在琅琊山满山摇曳的清芬中，沉浸在醉翁亭美轮美奂的文字光辉里。

多年过去了，我仍留存着那份景仰与莫名的感动，遂成一联：

层峦环百里，泉甘冽，壑窈然，草径诗翁眠且去；

老眼阅千年，琴初张，书半卷，闲亭人鸟醉犹酣。

又成一绝，云：
仰止环滁山外山，
泉冷十里鸟声欢。
琅琊深处饶清趣，
翁醉当年是此间。

岭上行

□徐宏耀

二十大、慨而慷，南谯文旅去观光。
贯彻发展新理念，共同富裕换新装。

彩虹路、真漂亮，恰似彩练舞霓裳。
风水岭上美如画，处处展示文明窗。

九天峰、度假村，环境保护有担当。
天官玄女曾来此，体验人间新时尚。

施家集、村井楠，休闲娱乐好地方。
远处山上层层绿，板栗甘甜茶飘香。

新民宿、一幢幢，五星酒店比不上。
村容美、空气芳，农家土菜世无双。

章广镇、太平集，国家文化生态庄。
前椽之水归淮上，后椽之水去长江。

鸡窝寨、记忆馆，民间收藏盛未央。
艰苦奋斗是美德，勇毅前行谱辉煌。

高山青、绿水长，农家喜事一桩桩。
乡村振兴政策好，彩虹路上奔小康。

八方客、游人织，文旅实干必兴邦。
调整结构供给侧，盛会精神指航向。

山水亭城醉滁州

□陈 蕾

它有欧阳修口中
环滁皆山 林壑尤美
望之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
它有苏东坡笔下
山色淡雅 钟灵毓秀
欧文苏字珠联璧合的双绝碑
这里是山水亭城 醉美滁州
享有蓬莱之后无别山的美誉
清风徐徐 扑面而来
虫鸣鸟语 耳边浅唱

轻踏岁月镌刻下的青砖古道
瞬间回到唐宋诗意的山水水道
让泉潺潺处拾级而上
有亭翼然间鸾鸟欢唱
意在亭中环溪而坐
再现兰亭的曲水流觞
一杯一酒一诗篇
谈笑间宠辱皆忘
夜阑酒半 影香亭中与谁同坐
清风 明月和我
还有那月光下的“欧梅”历经千年风霜
不与百花争艳 独伴杏花傲然怒放

来亭城滁州吧
滁之山水得欧公之文而愈光
奔赴一场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诗两首

□徐以成

听涛

云浮天地雨风临，潮涌江山越古今。
近看东南西北浪，远闻四海五湖音。

秋黄

春叶入秋黄，朝晖转暮凉。
花开终必谢，人去两阴阳。



我曾在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时，抵达江苏扬州平山堂前。购得门票后，蹑足而入，堂内一切似乎刚从夏夜醒来，睡眼朦胧，一片清幽。堂前花木葱茏，枝叶间的露水还未散去。水清木茂，意趣幽然。遥想欧阳修知扬州时“挥毫万字，一饮千盅”之豪情，感慨成联：缙绅仙人寻旧馆；逍遥诗话话平山。

我也曾在三十多度高温天气里奔赴安徽滁州，进入满目参天古树的琅琊山，拜谒丰乐园、醉翁亭。

惊喜的是，我去过的有着欧阳修足迹处，扬州、苏州、滁州等地几乎都能捕捉到苏轼、薛时雨等追随前贤的身影。

苏轼和欧阳修同属北宋人，年龄相差三十岁。欧阳修为北宋文坛领袖，不仅是位博洽的大文人、大学者，更是位有着高尚人格的正直之士。因支持范仲淹而得罪权臣遭贬夷陵，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可嗟世人不见如往时事久矣！往时砧斧鼎饔，皆是烹斩人之物，然土有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之，与几席枕藉无异。”慷慨激昂，颇有求真理、正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

